



旅行, 更旅心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最近日本流行“觉悟族”，乍一听，很有点看透红尘、大彻大悟的味道。他们是这样一群人——不太在乎个人收入和家庭状况，够活就行。对未来不再抱有期待，从日常用品到奢侈品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激发其兴趣。当然，他们也懒得去旅行。大城市汇聚了各种美食，何必跑去国外？想看异域风情，有谷歌街景嘛！

原来所谓的“觉悟族”，本相是宅男。只不过，他们用冠冕堂皇的说辞为自己编织了一件看似华丽的袍子。但这件袍子上爬满了虱子。

这世界上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圈都是有限的，甚至很狭小。通常，我们每天总会路过那几个地方，办那几件事，与那几张面孔打交道。这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经验。它细水般长流，极少波澜，时间久了，或许连浪花都没有。

“觉悟族”仿佛是看穿了人生本该如此，干脆不折腾。其实是向日常经验缴械，把生活圈当作金箍棒划定的禁区，不迈出半步。然而，没有新鲜经验的注入，日常经验将陷入死寂。失去源头的细水注定沦为一堂死水。

怎么办？别相信“六度人脉理论”。人脉这种东西，只会让你进一步陷入庸常而无法自拔。你需要的是，背起包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旅行，意味着暂时跳出生活圈，用异域的风土刷新原有的经验世界。旅行本质上是为了寻找自己。因为日常经验的细水，照出的你永远是一副面容。需要更激烈的流、更多变的水，好映照我们的各种侧面。

难怪台湾作家蒋勋又把旅行称作“出走”。他认为，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待久

了，敏感性会逐渐丢失。“这时候，就需要出走。”去人烟稀少的所在，与自己对话、宇宙对话，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；去热闹的市井，与旅伴对话、异乡人对话，在异乡体会不同的生活。

很多人只是缺少那点勇气。因为离开日常经验所带来的不安全感，的确令人害怕。这一点，即便资深旅行者也难以全然避免。所以，还是做“觉悟族”吧。

但其实，启程并没有想象中困难。蒋勋年少时走遍台湾，后来游历欧洲。总有年轻人跑来问：“去欧洲要做什么准备？”他则反问：“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？”在蒋勋看来，只要你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任何困难、不确定都能够被克服。他最爱举的例子是欧洲的“出走文化”，“年轻人打零工攒点钱就出发了，花完了也不害怕，再赚点，继续下一段旅行。”

事实即如此。新锐戏剧人吴定谦在30岁那年跑了美国66号公路，为“三十而立”做了生动的诠释。朱佳嘉（J调的华丽）曾是外企白领，工作引人羡慕，却辞职远行。罗丽媛和夏奈也都是普通文艺青年，只因遵循内心的召唤，到远方寻找真实的自己。

说起来，他们去的地方通常并不危险。远行回馈他们的，远比“觉悟族”所抓牢的安全感丰厚得多。出发，只要那么点小激动、小勇敢。反过来可不可以这么说：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没勇气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那他也不会为爱情奋不顾身？

Life is a journey